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四百

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三

二寘

士

庶士

書泰誓曰。越我御事庶士。注。庶士。衆士也。詳誓。

多士

詩文王篇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清廟爲濟。濟多士。東文之德。羣書足用。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職官分紀。晉陶侃鎮武昌。軍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史。時武昌號爲多士。宋蘇東坡集謝制科啓。羽翼盛時。冠冕多士。六一居士文集序。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今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張南軒集乞廣取士狀。國家設科以羅多士。雖曰考之以文辭。而真才實能。往往由此而得。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淮南監司書。國家監兩漢之制。而廣之。其所以蒐獵多士。網羅英俊。上柯運使書。建蔡舉之制。以網羅蒐獵多士。三府光祿主其內。守領刺史主其外。上陸侍郎書。當先生恭貳春官。衡石多士。某復得奏薄伎。當藻鑒李曾伯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三

一

可齋集回侯簿尉謝請舉啓。較藝一臺。孰究伏生之誼。冠名多士。首推侯喜之文。方老眼之增明。辱好辭之委脫。沈與求龜溪集謝薦舉林某官提衡九派。推轂多士。小德後大德。每蹈孟軻之言。先知覺後知。將成伊尹之志。曹彥約昌谷集答李湖口謝薦啓。當新天子訪落之時。詔求多士。若賢令尹。鳴琴之化。代有幾人。兼金合璧。後漢蔡伯喈釋誨曰。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紳。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鍾山玉。泗濱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晉漢多賢人。唐劉子玄求罷。奏記於蕭至忠曰。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有。芸閣之中。英奇接武。選盧子諒。答魏子悌。詩崇臺非一輪。珍裘非一腋。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注。餘枚也。臺非一本之枝。而就焉。表非一爪。腋之能成。賦偶。商民賴是。莫不成化。文王用之。果練以寧。鴉鵲兮生此王國。濟濟兮廣于德心。峨峨焉左右於辟王。濟濟焉羽儀於邦國。我我然願立於王朝。濟濟焉使媚于天子。隆體貌於思皇之日。盡謙恭於師用之時。大而準枚也。能以稱位。小而勢僕也。亦皆効職。詩書禮樂。而加彼庶。琢業序。遂序而與之泳游。自朋來而請謁。咸景進以彬彬。版築魚鹽。皆有遺逸。山林草澤。豈無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五三

俊奇。俊人全集於唐帝。雄豪霧集於齊王。尚卿才於楚者何夫之拘。指君子於衛者又幾乎。龍。明龜獻巢為我經綸。振鷲充庭作予輔翼。易收奴庸不害於技士。滑精應對亦稱於有人。賦隔舜問四方之門。賢斯成。唐有象科之目士亦無餘。彼國郡不薦於一人。設如詔責。韓上書自衛以千數。亦許言陳。清廟與歌斯見以寧之效。卷阿流詠。宜錄維使之功。若論腫細。諒不愧族師之掌。如云德行。得無煩黨正之書。晉未可遽伐于齊。由登晏子。秦不敢加兵于趙。蓋有相如。獨孔子而尚見。遺徒聞日削一范增而不能用。豈謂天亡。漢資汲黯之直。方淮南心憚。唐任晉公之威。重河北。歷清。仲連却秦於談笑。平木潘觀於倨息。楚王懼毛生之一至。文公憂于玉之猶在。大畏小懷。歲不絕於入貢。適安。遠爾。遠遂至於無鄰。川有龍而網罟不施。山有虎而獵蘇遠適。進德自尊於朝廷。用儒無敵於天下。一人之慶所以榮邦。一夫之哲乃能興國。官奇仕虞而晉獻不寐。子玉在楚而文公側席。裴度佐國而河北賊屈膝於唐。汲黯在朝而淮南王寢謀於漢。涉正萬國。以伊尹之幡然。改。周清四海。以呂望之歸于來。四方其訓。率自得人。萬邦之屏。亦由樂音。秦室無人。輕若鴻毛之舉。漢朝隆俊。安猶太山之維。子玉在朝。晉

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五三

二

侯為之。退舍。廉頗守國。秦人不敢窺兵。晉升。羣士。周禮。秋官。載終。羊祜。米能屈于東。吳。漢用。班超。遂無憂于西域。則令羣士計獄。

辨訟。登中于天府。應正。威帥其屬。而觀刑象。各以木鐸。知士。呂氏春。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今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秋。知士。

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抱之與鼓。抱待鼓。鼓待抱。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之能也。靜郭君善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

父也。為靜郭君。號曰靜郭君。刑貌辨之為人也。多管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證靜郭君。證誅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竊私之。諫靜郭君。使聽士尉之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剗。而汝也。按吾家。苟可以保。剗貌辨者。吾無辭為也。像足也。按度。吾

家。誠可以足。剗貌辨者。吾不解也。於是會之上。會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上令甲第也。御侍也。以館貌辨也。且暮。然數年。成王愛。宣王立。成王之。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按也大。不為王所善也。辭而之。諫與剗貌辨。俱。俱。皆留無幾。何。曾於。靜剗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

嬰也甚。甚猶深。公往必得死焉。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止也。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恨刑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刑貌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順泳視。若是者。倍反。順泳。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順泳。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不若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靜郭君令廢太子。更立校師。為太子也。靜郭君法一作止。而曰：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之可也。靜郭君曰：愛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逐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二不見聽。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言也。一猶力也。少小故。不知此也。客肯為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刑貌辨答曰：收諾。昔。刑貌辨。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

永樂大典卷萬字四百五十三

三

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為相。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聽。非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刑貌辨也。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為阻。阻。止。此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趣。患難故也。外。兼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辭難之。故也。

拂士

孟子告子章。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爪士

詩

父子王之爪士。鼎士。西漢書鄒陽傳。武力鼎士。綜服業臺之下。注。爪牙之士也。

士

馬明史實寶錄。魏許褚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

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皆畏懼之。俄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

褚俠客皆以為虎士。猛士。舊唐書吐蕃傳。高宗儀鳳三年。召募關內河東及諸

殿庭賜宴。勁士。荀子儒效篇。行法至堅。不以私。得士。史記關文。往擊吐蕃。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

方朔客難。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宋史李植。泗州臨淮人。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諶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押犒師銀百萬。雜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道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壁。豈特軍餉而已。元史高智耀傳。帝命推行郡縣。得士千人。貴臣或言其說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

審士

亢倉子政術至要力

察士

韓非

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乃能。察士。韓非子。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十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之主之察智士。盡其辨焉。人之主之所尊。

永樂大典卷萬千四百五十一

知士

莊子雜篇徐無鬼。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

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辨。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詐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

招士

春秋左傳。昭二。十年。弓以招士。

致士

荀子致士。

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篇明致賢士之義。術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術。平也。謂不偏聽也。顯。謂使幽人明顯。不葬蔽也。重明。謂此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如賢。雍。讀曰擁。貨財。禽積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謂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愆。不官而術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懸。謂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術。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得譽。謂顯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欺。獻其謀也。定其當。而賞然後士。其刑賞。而選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以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

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於善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舉姦
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舉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
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蓋。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龍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
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
明。能以禮挾而責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決。無以
禮決洽者。則責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
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
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
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
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
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
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
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
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
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龜意也。無憂意。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別

如神明。事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猶棄精也。務。今妄說
作傷心者。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言用
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
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蠲蟬者。務在明其
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
胡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
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
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柔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了亂反。然後進退
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
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此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
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
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廉。諱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即行之。賞
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辱而薄
責於人也。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揔名。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
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
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欽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五三

以按所任之官若變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秦欲陵而生民欲寬節
 秦謂禮節秦陵峻也。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
 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
 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
 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
 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
 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師。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孫。尊嚴而憚可以為
 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
 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
 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謀論論虛因切。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滿峻則多旋流也。樹落則糞本。謂木葉落糞
 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已也。詩曰無言不辨無德不報。此之
 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賞不欲備刑不欲濫。賞備則利及小
 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借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士 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子叔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戚公子
 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注而多聚集心腹之士。盡其家貨於公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一

六

司以繼之夏五月 **任士** 莊子外篇秋水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
 昭公卒舍即位 人之所愛任士之所勞盡此矣注不出乎一

城。疏五帝連接而指讓三王與師而爭奪仁人既憂於社
 稷任士勉勞於職務兩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用士** 孔叢
 子記

義篇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 **欽士** 抱朴子外篇
 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 抱朴子曰由

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垓種蠶入而越
 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

元冠之鏡况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况於置之於端
 右乎。邲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

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
 林飛翹車於河梁關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耻卑

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旦
 執賢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末食而趙惠

疎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侯之造殺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
 楚王受管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

以達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據。宜其然也。

求士

亢倉子。凡為天下之要。莫大於求士。士之待求。莫善於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

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國朝王律華川

集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府庫。縉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夫求士之道。誠以本之。禮以行之。爵祿其末也。禹之求士

也。一饋而七起。周公之求士也。一沐而三握。誠之至。禮之盡。如此有不至者乎。餌之爵祿而誠不至焉。禮不盡焉。譬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矣。

非愚且惑。其曷肯至哉。

親士

墨子親士篇。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以慮國。緩

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過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

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

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遠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辨廣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求聞為其

水樂大典卷萬字四百五十三

七

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讓者延延。而支苟者路路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

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喑。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賢不若獻賢

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殮其抗也。孟賁之

殺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

然可以致君。貝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

之白也。夫惡有同才。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滌滌。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十人之長也。其直如矢。

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遊淺者。速竭。境項者。其地不膏。三者淳澤不出官中。則不能流國矣。

愛士

呂氏春秋

愛士 五日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得國士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整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裏。是兩馬在邊為駮。又云。兩駮如舞是也。見整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駮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美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駮矣。環圍扣侍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甲錯也。陷之六扎。整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舉力為繆公疾。關於車下。車盡。秦惠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是時也。勝皆執惠公歸於秦。此詩之所謂曰。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為君子作君正法以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逸詩也。為賤人作君。饒之以盡其力。故繆公戰以勝晉。人主其胡胡何也。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受其死。以獲惠公是也。趙簡子有兩白驪而善愛之。陽城胥梁處。陽城姓。胥梁名。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歿門而謁曰。主

永樂大典卷一萬字四百五十三

君之臣胥梁有疾。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歿。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王者也。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謂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善胥梁也。期吾君驛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愠怒。則此也。謂就胥梁而形之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梁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水甲者之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下得利而進。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且將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繼也。故以走為利。則刃無與接。獲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已負為死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故我得死。敵也。能殺敵。故已得生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得勝則生。負則敗。故不可不察而知。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如此而已矣。言非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勵士 吳子勵士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與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故之奈何。對曰。君舉有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五三

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座廟廷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饋席兼重器。上中功坐中行。饋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饋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軍聞之。不待使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裹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天下

士 戰國策魯仲連謂辛垣衍曰。今秦萬衆之國。梁亦萬衆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饒妾為諸侯妃嬪。處

水樂大典卷一萬字四百五十三

九

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江州志宋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歷任合州判官。有惡諸部使者。趙抃者。抃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後敦頤通判處州。抃來守。熟察其所為。始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譽之。終身不衰。宋名臣言行錄范公祖禹弱不好弄。博學強記。年十三而孤。叔祖忠文公撫育如己。子開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皆一時聞人。忠文每器之曰。天下士也。謂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公第三視忠文諸子為

開濟士

宋史任希夷字伯起。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

志尚

士 蒙求後漢毛義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腹之及義母死去。官徵不至。奉嘆曰。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獨行士

北史睦彥博。性清。為司徒。徵彥為中郎。不

大雅士

新唐書蘇洵傳。洵垂拱初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洵密牒按訊。洵推之無狀。或言洵助韓魯者。后詰之。批

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邊右司郎中。**塵外士**。向秀與嵇康為物

外遊。既被誅。秀為吏白京司馬文王問曰。子常自云塵外之士。今安得來乎。答曰。臣為巢許狂狷不足慕故也。乃授之驛騎府從事。宋謝靈運嘗著

一齒屐以詣大宰公。曰此塵外之士也。**方外士**。馬明叟實錄晉阮籍雖不拘禮教。然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園墓。對者求

止籍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號一聲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臠。飲酒二升。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踐瘠滑立治。滅性。裴

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典禮。我俗中之士。故以執儀自居。時人嘆為兩得。南史謝澹字景愔。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為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虎**

賁士。蒙求虎賁二字。出尚書周書牧誓篇。注云。勇士稱也。若虎賁。名言其猛也。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踴躍科頭。賁願奮戰。

同心士。東漢書陳俊傳。俊從光武擊銅馬於清陽。進至蒲陽。華囂書曰。拜為擢擊。偏將軍。賜降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

敢死士。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宋史靖康元年正月。金人入寇汴京。攻西水門。以小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諸將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十人。列布于城下。待船至。即以長鈎搭就岸。投石碎之。

輕銳士。西漢書匈奴傳。烏孫為匈奴侵削。上書求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佷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輯濯士。西漢書劉屈氂傳。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

本從木。其音同月。濯字本亦作濯。並音直孝反。**迹射士**。西漢博聞王尊傳。校尉傳剛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南山羣盜。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食亦反。東漢書鄧晨傳。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俱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射之。

伏死士。陸游南唐書元宗光穆鍾皇后傳。后父太章。事吳為義祖。裨將義祖謀誅張潮。合嚴可承喻。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

潮於

汝作士。書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大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高謨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治
性樂士 新唐書張建封傳

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性如歸許孟
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好接士 新唐書柳璟傳璟
為人寬信好接士

稱人之長游其門
者它日皆顯於世
不禮士 唐語林新昌李相神性暴不禮士鎮宣
武有士人過於中道不避乃為前驕所

拘紳命鞠之乃宗室也答欵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府橋上不許
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薦

蜀士 宋史施師點傳師點除知樞密院事時港港搜訪人才于書置
夾袋中謂蜀士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

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
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
率用蜀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和議未
成荆帥率用蜀士 吳德夫

自江陵使蜀於是時虜窺荆襄甚急朝士莫肯行旣肖乃以宇文挺臣知
江陵府兼權湖北北京西宣撫使蓋宣司在鄂渚實君江南而江陵則江北

也挺臣遲遲未行乃改命為侍讀湖南北京西宣撫使兼權知江陵府挺
臣遂行初德夫既去總領官趙少卿善實攝帥事得旨候挺臣交割乃還

永樂大典卷萬字四百五十三

十一

武昌挺臣既入疆領宣帥二司印趙卿即以軍餉急關為詞委府事於通
判而去挺臣纔至武昌趙卿亦上謁挺臣大怒謝不見會李季允起廢為

湖北憲即檄季允使權府事且劾趙卿于朝侂冑主之第降旨令盡力餉
軍以責後効而已季允用是亦復官除帥俄季允以季章累罷亟命范仲

士李海自夔州代之及和議成季海召歸旋以事被黜蓋自遣事將興即
命楊端明守荆渚輔送軍人揚公移峴首乃用陳子長右司捐之隆州人

子長道卒用范東叔給事仲藝變流人東叔卒乃用宋伯嘉舍人之端台
州人伯嘉去用劉師文侍郎甲嘉定人師文改除吳德夫少監豫州人

德夫使蜀乃用宇文挺臣廣都人挺臣宣威用李季允嘉州人季允罷
用范季海成都人自宋具二人外凡守荆渚者皆選蜀士休兵後始置京

湖制間命趙從善尚書以直學士為之既為蔡行之所戮乃改用李伯和
尚書皆江浙人云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為

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
榮仲楊君玉李坤辰張林朱邦寧之徒叶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待

制成為之首史次秦薰目避偽次之大安軍學教授李國博與宗素郡而
去又次之若王奎總領所主管文字李道傳蓬州州學教授皆不受逆偽

之招。又其次也。楊泰之。羅江縣丞。鄧性善。推為縣尉。程遇孫。知丹徒縣。宋之源。龍游縣令。文俱。有州司戶參軍家子。欽。全州都統司計議官。劉端友。總領所措置。韓買。劉翊之。興道縣丞。劉靖之。監成都府。張科。院。楊汝明。成都府觀察。推官。張方。普州。川。縣。教授。家大。西。昭化。縣。主簿。楊脩。年。簡州。州。縣。教授。梁。輝。隆州。司。理。參。軍。詹。久。中。漢州。州。學。教。授。晁。子。儀。知。綿。州。錢。元。儒。眉。州。司。法。參。軍。龐。坤。載。名山。縣。尉。張。權。監。德。縣。高。院。鄧。諫。從。新。知。懷。安。軍。袁。桂。新。知。隆。州。揚。鼎。年。知。萬。州。改。差。制。置。司。參。議。官。李。莊。知。梁。山。軍。改。差。知。雅。州。程。公。說。前。功。州。州。學。教。授。避。僞。去。官。又。其。次。也。以上。立。節。之士。共。三。十。人。文。俱。以上。五。人。係。乞。致。仕。張。權。以上。十。四。人。係。見。任。去。官。未。往。以上。二。人。係。不。赴。任。李。莊。以上。二。人。係。不。候。替。人。程。公。說。係。不。到。部。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揚。震。仲。始。終。不。奉。行。僞。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瑞。明。也。其。餘。拒。僞。歸。朝。如。劉。侍。郎。甲。李。校。書。臺。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寅。仲。等。尚。多。有。之。時。曦。晚。以。李。允。持。異。論。僞。帥。祿。祀。令。殺。之。會。其。已。去。乃。得。免。

登進蜀士

成都府志。朝廷登進蜀士。論

無叛民。而有叛吏。此必有其故也。蜀之貢士。不赴禮部。不對廷策。皆可得官。蜀之文臣。調官不到部。改官不班引。守臣到罷。不奏事。甚而使節亦多就除。有終身足迹。不全國門。蜀之武臣。居行伍。則振旅之權。在主帥。為將。佐則陞差之權。在主帥。甚而就偏裨。為管軍。而保舉之恩。亦在主帥。其心第知有主帥而已。若所謂示恩意。重臨遣使。臣下自結。主知。以尊君親上。為心者。恐不如是。忽然也。平時既視。為一隅。使之自為一隅。調度自賦。歛自供億。自取士。自命官。朝廷若不相聞。一旦有變。則何憚而不閉關。而自為一家耶。故當時監司郡守。量力不及。脫身而歸。命君父者。多東南之士。薛九齡。以叙州小壘。能奮然倡義。擊賊者。皆曾被臨遣故也。蜀士如陳咸。削髮不屈。劉揚。李諸人之去官。范劉費諸人之謀舉義。皆朝廷擢用之顯顯者也。三屯將帥。非職部曲。則職姻黨。類不勞頓指。獨彭軼。以其姻黨。而能脫身歸朝。此無它。蓋軼嘗在環衛故也。豈非平素君臣之情。親故。緩急能盡君臣之義乎。朝廷之士。朝廷之士。莊子外篇。刻意。語大功。立大名。明效。亦可畧見矣。朝廷之士。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諸侯之士。書林事類。王制。制農田。百畝。并兼者之所好也。美也。諸侯之士。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

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

士倍中士。注。農夫皆受田於公。曰。祀。微有五等。收入不同也。 **天下之士** 孟子公孫丑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

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類說周公曰。下屋之士七十人。而天下之
士皆至。晏子與同衣。食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士。而天

下之士亦至。戰國策孟嘗君讎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
也。勝賢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魏

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以為君取矣。 **四海之士** 續後漢書龐統傳。顧邵就
統宿。因問。卿名知人。吾與

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錄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
最。吾似有一日之長。明日邵與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

深與統相結而還。 **江海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就蘊澤。處間曠。釣魚閒
暇者之

所好也。 **山林之士** 韓詩外傳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
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性而不

水樂大典卷萬字四百五十三

十三

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練。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山谷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刻意
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

詭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田里之士** 宋陳后山集擬御試
武舉策。陛下不自賢

聖託于寡昧。 **柱石之士** 續後漢書蔣濟傳。曹叡立濟為中護
軍。時中書監號為專任。濟上疏曰。當

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東京之士**

玉海左雄傳。論順帝備繡束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
書奉引。延問失得。於是處士拂中社。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若李固周舉之

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正圓。巨馬揚厚。以儒學進。崔寔馬融。以文章
顯。吳祐蘇章。種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翻。將帥之宏規。王粲。張皓。虛

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 **構學延士** 宋
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凡二十人

孝義傳。胡仲堯。洪州奉新人。構學舍于華林山。 **建樓延士** 宋史孝義
傳。陳昉江

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五三

州德安人。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好賢樂士。燕語考異宋李好文好賢

士。以楊文公為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名公卿率從之游。好施樂士。資治通鑑唐昭宗大順二年冬十月

王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好中制朝。苑式政及。用人各盡其才。尊禮儒士。宋史郭瓊

卒伍而所至有惠政。尊禮儒士。崇儒重士。温州府志帖木列思字周賢。康里人。以亞

孜孜樂善。蓋武臣之賢者也。崇儒重士。是歲秋九月。檄四邑文士試于郡庠。聘進士慕高孔揚等致試。取何桐生林惟誠等一十五名。學

者知。以詩取士。宋朝雜記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初為。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斂

刺玉嶂峭。高節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幾因風雨長精神。紫漆景物年年別。襟襟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寂相親。王荆公

為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為知己。若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象少。寧遠。熙寧初游京師。久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參軍。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三

十四

旋難黃粮置酒博。但得有錢留客醉。那須騎馬旁人門。荆公一見曰。此定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

班殿直監饒州酒刑公為憲。江東巡歷。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聞。說與傍人應不解。欸欸携酒看

芝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久之。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而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詩賦

取士。宋楊誠齋集周子益訓蒙者題詩序。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

諸子難之。二子之碑。渾好色而不淫。怨誰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音。無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名節取士

宋朱晦庵大全集李公墓誌。且察臣下有遊近習之門者。趙武

舉士。通鑑外紀景王四年。叔向曰。趙武舉士於白屋者四十六人。公家賴之。文學之士。韓非

反篇。學道立方。難法之民。文藝之士。韓流。淵泉日記。明禮道者。可任重。文藝之士。心浮力

武舉之士

通鑑續編宋神宗熙寧六年初舉武舉之士

有道之士

王明

清揮塵餘話年已歲先顏亮寇淮浙江震動有處州遂昌縣道流張思廉者人稱為有道之士言事多驗特李正之大正為邑尉從而問之思廉以

片紙書云慎乃在位初得之殊不可曉次年阜陵改名正儲登極李正之云道鑑漢安帝建光元年詔舉有道之士禮記經解隆禮由禮謂之有方

之士孔頴達曰方道也若君子能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也

知道之士

抱朴子內篇序知道之士雖難達必

得道之士

類說得道之士楚游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管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

盛德之士

士

孟子萬章篇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厚德之士

張橫濟心傳錄或問狄仁傑能薦張柬之

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為名臣而不識妻師德何也曰此皆卓然可見之材妻公厚德之士未易窺測雖仁傑亦在其度內餘人可知矣彼淺心隘量者真不可以識君子而多詐不情之徒往往欲盜其近似終不免於敗也

豪傑之士

孟子盡心篇若夫豪傑之

水樂大典卷一萬字四百五十三

十五

士雖無文王猶與羣書足用前漢賈山至言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此周之所以興也呂原明雜記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其次不過

堯舜文王而不盡其材多矣雖有堯舜之政堯舜之教堯舜之化或能變其心易其慮或止能革其面矣聖人在上革道已成乃能使小人革而非

聖人之罪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有淺深也朱子語略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元胡祇通紫山集上平章書忘血氣之私循理

義之正顧其大而忘其少憂喜以天下為心者是所謂豪傑之士也宋章忠恪公集乞拒密論豪傑之士劉子某伏聞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

以身以身任事者其效著與人共事者其功大方今聖主在御國家多難兼收天下之才智共濟天下之變故猶恐不足而將相之間情未和協使

在朝之士不得以附豫赴功之人莫知所適從觀望之徒因資向背持此道以佐人主其欲撥亂興衰不亦難乎伏望樞密相公每於進對之時數

論豪傑之士與之同德協心以抗讐敵不勝幸甚

奇傑之士

江少虞類苑柳開知潤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志懿

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謁造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筭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養

顧取為繼室。錢曰：候自家君敢議姻事。柳曰：以開之村學，不辱于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乞上殿面訴。柳聞，却取臣女。仁宗問曰：卿識柳開否？曰：不識。上曰：真奇傑之士也。柳家可謂得嘉婚矣。吾為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智之士

隨因紀述夫有智之士安貧知足，足則近乎富。富即動自靜，靜則近乎道。協用二法，抑亦能事。

有志

之士

湘潭志狄栗字仲莊，為人廉介有守，嘗為穀城令。時西北用兵，詔言欲遣民戍邊，衆懼，聚食于邑者數萬。會秋霖，作泔穀，費翔

貴粟即開常平倉以賑之。有司劾其擅發聞于朝，上以其有志於民，特原之。暮年政大治，及歐陽文忠公脩作穀城文宣王廟，碑稱之以為有志之

士。其廉名特後，遷大理丞，尋出知新州。後詣京師，道病卒于宿州，葬于長沙。

志能之士

羣書足用，漢中興二十八

將以為上應二十八宿，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公正之士

宋史高宗紀紹興二

十五年十二月甲戌，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

永樂大典卷萬字四百五十一

十六

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方正之士

西漢書是錯傳，錯對策曰：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於盡心

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歸其上，更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

廉正之

士

周審澄懷錄張子韶云：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露氣洒洒，襲人觀之者，已覺心目頓快。况處其間，豈不意愛心賞。

直言

之士

宋范文正公集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士，千古謂之佞。蘇頌演集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忠烈之士

資治通鑑唐元和元年，劉闢將反，推官蕭田林蘊力諫，闢舉兵，聞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

使不務，但數礮刀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頭豈汝砢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池州府圖志

景祐中，仁宗皇帝嘗疾，雖安羸弱，時相呂文靖請置大宗正司，以漢安懿王暨守節知其事，蓋意有所在，而人無知者。熙寧中，西賊圍邈近城，甚

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敢諾之，卒致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

守之。賊怒。雖古忠烈之士無以過也。

忠義之士 宋史宋汝為奉國書使金過完顏宗弼軍。馳入其壁。持上國書。

宗弼盛怒。却而縛之。欲加侮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一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

趙昂發劉徽家。鉉翁後皆為忠義之士。

徇義之士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三

年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陝東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為俘。因承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志義之士 五代歐史和凝傳。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幼聰敏。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凝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斥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腹心之

士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二年。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過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禁。乃置腹心之士於公庭廡下。扶刀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及董晉代之。悉罷之。

兼濟之士 唐柳宗元集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為謀。故當而不辭。非子孤憤。為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辨。進業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之士不肯聽從也。

本集大典卷萬字四百三十一

十七

士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二年。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過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禁。乃置腹心之士於公庭廡下。扶刀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及董晉代之。悉罷之。

脩智之士

韓非子孤憤篇。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辨。進業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之士不肯聽從也。

質行之

士 元王暉秋澗集行尚書孫公碑。齊家教子。敦高義。方循尚禮法。又似太齊魯質行之士。

儒雅之士 宋長編左諫議大夫史館脩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甚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上顧謂宰相曰：微之。操履無玷。真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意矣。

敦樸之士 通鑑漢順帝陽嘉二年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風流之士 續世說。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

風流之士。續世說。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

風流之士。續世說。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

秘書外監。遊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膠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論調態。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間。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舊唐書李太亮傳。太亮族孫迥秀。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爲風流之士。

秉德之士

曾子制言下章。昔者禹見耕者。五偶而式。

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知幾之士

韓流淵泉日記。蔡謨三年辭司徒。可謂知幾之士矣。雖殷深源亦於

罪之。荀美一言。蔡謨復全晉之諸賢遠矣。

高才之士

樂安語錄。高才之士。易得。純德之士。難得。

智術

之士

韓非子孤憤篇。智術之士。必達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獨私。

礫勇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行劔

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礫勇之士。

辨智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辨智之士。

立名之士

韓流淵泉日記。雖戰國策。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交結者。立名之士也。

特立

之士

邵氏聞見錄。儒釋之道。雖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明其家。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薦侍講禁中。以師道自居。後

出判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請涪州。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遇赦得歸。不以爲喜。長老道楷者。朝廷命住京師法雲寺。一日賜方袍。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詣於上。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爲有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無病。上賜杖。官不可輒輕之。遂受杖。無一言。自此隱芙蓉溪。朝廷復命爲僧。不從。嗚呼。二人雖學不同。皆特立之士也。爲儒爲釋。而不以道者。聞其風。可少愧矣。

獨任之士

唐柳宗元集上李中丞啓。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愛。故適以自免。

名世之士

荀子注序。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

平世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端奇之士

元張西巖集。蔡樂御史先生文。其接物於內也。則春風和氣。其臨事於外也。則烈日秋霜。真一代端奇

之士。迥乎拔其俗而異其常也。**八能之士**書林事類後律志。天子常以日冬至。均度器景。候鍾律。權土辰。放陰陽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鐘之音調。君道得。孝道獲。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則召太史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陸。疏按尚書。旋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投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判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請。太官受賜。陸者以次。器日夏至。禮亦如之。後。禮儀志云云。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以從八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或撞鐘者以知法度。或鼓琴者以知民事。

有能之士韓非子六反篇。遊居厚。養卒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

幹能之士北史王世良傳。後論曰。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

異能之士史記仲尼弟子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通鑑漢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聖臺立。

異常之士史子朴語。天下有常道。不可遠也。遠常者。雖成必敗。秦得異常之士三。以是致強。亦以是致滅。或問三士曰。始以由余。中以商鞅。末以李斯。

異等之士通鑑續編。宋太宗淳化五年冬十一月。契丹令郡邑舉明經茂材異等之士。

不賓之士東漢書周黨傳。詔曰。自古明不丹令郡邑舉明經茂材異等之士。

羣之士抱朴子逸民篇。苟有卓然不羣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

好古之士張橫浦心傳錄。或問好古之士。未嘗不欲行所學。一旦入仕。往往與所學背馳。多不合時宜。豈所學未到邪。抑文章政事兩塗也。先生曰。習俗便情。正理多礙。守道之士。難施設耳。其間號為巧宦者。多非純正之士。世俗之論。又何足怪。至如見理不到。務為奔辭。以取異於人者。則又非真好古之士也。古人行事。又何常遠人情哉。此又不可不察。

自好之士韓非子顯學篇。今有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新青之勞。不賞。而家國之勇。專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聞不可得也。

自好之士韓非子顯學篇。今有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新青之勞。不賞。而家國之勇。專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聞不可得也。

自好之士韓非子顯學篇。今有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新青之勞。不賞。而家國之勇。專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聞不可得也。

自好之士韓非子顯學篇。今有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新青之勞。不賞。而家國之勇。專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聞不可得也。

自好之士韓非子顯學篇。今有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新青之勞。不賞。而家國之勇。專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聞不可得也。

自好之士韓非子顯學篇。今有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新青之勞。不賞。而家國之勇。專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聞不可得也。

自好之士韓非子顯學篇。今有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新青之勞。不賞。而家國之勇。專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聞不可得也。

自好之士韓非子顯學篇。今有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新青之勞。不賞。而家國之勇。專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聞不可得也。

自好之士韓非子顯學篇。今有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新青之勞。不賞。而家國之勇。專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聞不可得也。

自好之士韓非子顯學篇。今有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新青之勞。不賞。而家國之勇。專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聞不可得也。

魁奇智畧之士

容齋續筆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畧之士嘗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

策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摭其小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帥慕容順攻郡城為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為謀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降海州城君相帥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空其衆徐圓朗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徽者才畧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徽至已有衆數千圓朗使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裘甫亂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世勳奮引兵取越憑城郭據府庫備浙江築壘以拒之得聞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脩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齊不能用高駢之將軍師鐸攻駢乞師宣州秦彦彥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彦過江將奉以為主或說之曰僕射順衆心為一方去害宜復奉高公而佐之揔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竊恐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

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士忠臣也師鐸不以為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且出洶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為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洶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釋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為條列七事為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之民競出如歸市沒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傳與草木供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殆非凡士

文中子中說後述太和末關朗為公府記室妙極占

算許穆公知其賢厚禮焉引與共席對談易義終日竟夜各相歎許穆公謂朗曰足下今之奇士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昔嘗為朕言之朕以占算小道恐亂大經故不見穆公曰此人做法玄深殆非凡士詔見帝謂穆公真可謂知人

非今世

士 宋朱晦庵大全集劉君墓誌 兼年十四五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

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江州志宋劉渙字凝之其先京兆人六世祖度為臨川令。葬高安因家焉。渙優詞學。推天聖八年第。為小官有直氣。執以事屈任勢者不容於時。年四十為額上令。以太常博士致仕。入廬山聚書教子種待自給。暇則與山僧野人往還。蘇轍過廬山拜渙床下。出謂入曰。瞻其容粹然。聽其言肅然。視其環堵蕭然。軒窗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凜乎非今世士也。自號西澗居士。**側席幽士**宋史朱敦儒傳。紹興二年。宣諭使明秀言敦儒深達治體。有經世才。請以為右通功郎。下華慶府。敦儒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異宣中興。釐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其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為棲茅茹。蒼白首巖谷乎。敦儒始悟然而起。

仁恕愛士

北史齊本紀。神武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會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

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

好才愛士

東漢書王異傳。

建光二年。異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後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異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異怒

使除其錄。功曹東閭請見。言曰。聞之。得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異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虛襟愛士**晉書載記。石弘字大雅。勅之第二子也。勅惜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誅。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勅謂徐光曰。大雅惜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勅大

悅。曉兵愛士

東漢書王霸傳。霸封王鄉侯。從乎河北。常與城官傳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

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為偏將軍。并將城官傳俊兵。以官俊為騎都尉。

倒屣迎士

北史

宋鍾傳。鍾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和顏接士

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

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過吏。殷勤甚備。

接賢馭士

吳子圖國篇。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圖國之道。起對曰。

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智者伸而待之。賢者推而用之。勇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五三

者賞以豐之。貪者禮以束之。愚者刑以威之。振者過而裁之。此接賢取士之術也。

祿位馭士

周禮天官太宰四曰

祿位以馭其士。注。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疏曰。士。謂學士。有賢行學業則詔之以爵位祿賞亦走歐之於善也。

旌賞諫

士

唐陳拾遺集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板萬代有述。

輕財重士

死傳。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將軍。甘寧傳。寧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畧。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故樂為用。

輕財敬士

官春人。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

傾資餽士

晉書烈女傳。虞潭母孫氏。共郡

士。宋史曹友聞少有大志。辟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璣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

私財募士

完顏伯嘉傳。伯嘉秦西京副統程瑒。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

賞

格募士

晏子內篇雜上。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膝以贈之。因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被功誣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來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乃令糞酒。改席尊醪。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備。塗尊禮。不受。擴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

解驂贖士

賣女賞士

不受擴。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

賣女賞士

新唐書張任傳。張任者。本為澤潯將守臨洛。因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任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資為賞。愿以是女賣直為康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任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

牛酒犒士

新唐書特洵傳。洵為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洵與陳璘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刺居人。

洵招我其衆。引還也境。上疑不救歸。許以牛酒犒士。約志實其罪。軍乃入。共推洵為留後。

出財勞士

新唐書潘鎮劉

玄佐傳。玄佐死。匪徒侯代。帝亦為隱。踰三日乃發喪。使主帝門所欲立。曰陝觀察使吳淦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瑋以為便。乃拜淦為節度使。至汜水。玄佐榘將還。士請具禮。瑋不許。衆皆怒。凌晨甲而噪。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墨其衣。尊為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醜之。唯瑋介獲免。士寧乃出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實參曰。汴人扶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為左金吾衛將軍。

陰養死士

史記春申君傳。李園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舊唐書長平王叔良傳。太宗即位。有吉叔良陰養死

士交通境外。恐謀為反叛。詔遣中書令宇文士及代為都督。并按其事。士及慮其為變。遂殺之。

厚養死士

策蘇秦曰。厚養死士。注。救死之士。

重賞死士

類說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士。謝將

休士

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為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

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若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頌其兵。散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

戮將徇士

新唐書郭子儀傳。史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戰

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

關。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

輕車介士

西漢書元后傳。王鳳薨。天子臨吊。贈寵輕車介士。求

方畧士

儒學警悟邵興宗初。自布衣試茂材。吳等中。選建康軍節度推官。會言論與宰相張鄭公妻黨。連相報罷。後因元昊

水樂大典卷萬三千四百五十三

二十三

叛詔求方畧之士。復獻康定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始得權邠州觀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法。蓋如此也。**千里求士** 宋蘇

東坡集。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固多矣。**閱**

軍募士 通鑑綱目。周世宗顯德元年。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設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用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我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則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奈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潛募劍士 舊唐書。唐人祐。傳祐勇。尚乘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自助。

永樂大典卷萬字四十一

二十四

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劍士。**持戟之士** 孟子公孫丑下。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

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失之否乎。曰不待三。注。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江淮弩士** 新唐書。王

暉為金吾大將軍。時李希烈陷汴州。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柘。暉以糧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

請為猛士 舊唐書。婁師德傳。上元初。婁師德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為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

壺食得士 類說。中山君贊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馬。羊羹不偏。子期怒。走楚。說楚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後。君顧曰。莫為者。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食。餌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君歎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畋獸 金樓子雜記。下趙簡子出畋。命鄭龍射豎人。使無驚吾鳥。龍曰。吾先君晉文公。代衛不保一人。今若一畋。而欲殺良民。是虎狼

得士 金樓子雜記。下趙簡子出畋。命鄭龍射豎人。使無驚吾鳥。龍曰。吾先君晉文公。代衛不保一人。今若一畋。而欲殺良民。是虎狼

也。簡子曰。人敗得戰。我敗得士。故終木愈高者愈懼。人尙愈貴者愈危。可不慎乎。

大敗教士

新唐書曹王明傳。貞

元初。兵少誠。擅募故徒。舉鎮山南東道。割隋汝以益軍。練兵時。獲市曰鶴。馬以益戰騎。歲時大敗。以教士少誠長之。

田獵求

士

通鑑外紀。周楚莊王好田獵。大夫諫曰。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榛藜刺虎豹者。吾知其勇也。獲犀得兕者。吾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吾知其仁也。因是

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射以論士

宋蘇東坡集。南安軍學記。射所以致衆而

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解而私點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

瑞人神士

元王惲秋澗集。真人尹公道行碑。師儀觀秀偉。風度凝重。如瑞人神士。不可梯接。然即之。春風和氣。津

神化方士

廣州府南海志。清遠縣東三十里有延祥寺。梁武帝末。有二神人化爲遊方士。來寺。叩正俊禪

師曰。峽山接清遠上流。建一道場。足立勝槩。師居之乎。俊然之。俄中夜風雨暴作。遙明啓戶。寶像儼設。舊云。黃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萐莆竹。爲黃

水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

二十五

鍾之管。與帝左右二臣同隱此山。化爲遊方士。者非二庶子。即二臣也。有祠在寺東。偏靈應顯著。山與寺多異跡。

千里一

士

數類。呂氏春秋曰。天下雖大。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

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所以短。亂世所以長也。

不戮一士

五代薛史。王晏

球傳。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至於城。拔不戮一

士。上下懼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畧。

不戰一士

史記。晏敬傳。敬見沛公曰。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擗風。慕義懷德。

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賦。

未宿一士

宋曾鞏元豐類藁。傳天下

之目。不陳一兵。未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

少卿詬士

王明清揮塵錄。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

下大理。時李傅正端。初爲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怜之。端初怒。操俚談。詬曰。子當天如此。誠奸人也。因用辱之。已

永樂大典

卷一三四五三

而榜出表名所犯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餘年。端初為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瓜。堅老自郎官出為代。端初問忘之。而堅老心未能平也。相見各叙殊生平而已。既再見。端初頗省其面目。猶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邪。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賢不失否。端初愧怍而悞。

素不喜士

東南記聞劉龍洲過太和公嘉

定問客京師。有觀到府。趙尹師。尋素不喜士。將杖之。其儕輩扣索使王方廉王居安。不得已折簡於趙云。劉過平生。遺越事不止此。要當使俗子治之。勿出吾曹手也。

重鳥輕士

晏子新書外篇。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

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深忌殺士

張橫浦心傳錄

或問曹操不忍殺禰衡而殺荀文若何也。曰。自古英雄將以大有為者。深忌殺士。曹操素克有餘。雖為禰衡慢侮。終畏殺士之名。而送之他人。以嫁

其禍其言孤殺之如一狐鼠耳。然此人浪得其名。恐天下以為吾不能容此。非其真情也。至其殺荀文若而卒見讖於世。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如衡之輕狂固無足道。雖殺之議者必亦無議。而操猶畏之。至若文若之賢乃其所深忌者。則其殺之也出於其本心。此又其自欺之姦。姑以欺人耳。其可欺哉。

二桃殺三士

西溪叢語引藝文類聚吟門云。蜀志諸葛亮梁父吟云。日出齊城門。遙望滂陰

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冢。因疆古治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謊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李白梁甫吟云。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

程門二士

宋名臣言行錄。尹焞與張緝同。特師事伊川。張緝以高識。公以

薦行俱為所稱。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荃翁貴耳。集章冠之名。甫號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從于湖交游。

淮有三士

豪放飄蕩。不投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真之。冠之也。寄荆南詩。錄生自判一虛舟。未審尋詩慰客愁。梅欲飄零猶醞藉。柳繞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仲宣樓。

日見七士

戰國策。淳于髡

一日而見七人於齊宣王。王曰：子來，寡人間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何顏見士

何顏，真志晉方，為諸胡擾亂。又陳敏割據江東，晉望臣顧榮等偽從其用。華潭遺書曰：一旦皇輿東軒，行

即兼館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警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揚，擒冠建鄴，而諸賢何顏見

中州之士耶？於是顧榮等新敏江東平。

都下人士

南史劉繪傳：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

繪為後進領袖，特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曠，靡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對中央。言其處二人

問富貴多士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擢用羣士

東漢書董卓傳：時卓為相國，素聞天下同疾，聞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水樂大典卷萬字四百五十三

二十七

保有厥士

詩周頌桓篇：桓桓武王，保有厥士。綏多女士

大戴禮夏小正：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釐爾女士

詩大雅既醉篇：釐爾女士，註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

生淑媛，使為之妃也。

有依其士

詩周頌載芣篇：有依其士。註依，愛士大夫也。

作率慶士

王置士

禮記祭統：乃考文叔與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註：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與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

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

戰國說士

識遺策水心曰：周之盛時，京師有學，比閭族黨，鄉遂皆有學。三

歲賓興諸侯貢士，士進得任，季退得臣，諸侯故其時有秀士進士俊士達士等目。厲王無道，周法沒壞，宣王之復，未幾又亂，以幽王馴至平王東遷

京師之學先壞，諸侯貢士之典亦闕，士絕望於王都下者，為商賈負販高者，僥首為陪臣，然尚用於諸侯也。其後諸侯亦不取士，士之無歸者，降為

庫之士

韓流潤泉日記文子中選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也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

死不屬

名下無虛士

類說隋薛道衡聘陳為人曰詩曰入春其子焉。魏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嗟之及云人

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辛文房唐才子傳初長安慈恩寺浮圖前後名流詩版甚多八元亦題有云初惟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後元微之白樂天至塔下適覽因悉除去惟存八元版在吟詠久之曰名下無虛士也清波雜志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即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泰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敢拜賜

譽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活賊匿姦當死

游說之士

史記田敬

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行淳于髡田駢接于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 符載甲士 宋史李煜世家八年春王師傳城下煜猶不十人 如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

水樂大典卷萬字四十一

二十九

如為近習所蔽遂召朱令贊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為劉遇所破

車戲賤士

宋張文潛宛丘集盧縮車戲之賤士也其推庸魯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

導引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吹哨呼

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甲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貴生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畏死

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

碩畫之士

漢楊雄諫單于書漢高祖困于平城或七日不食奇誦之謀碩

畫之士甚衆李其所脫者世莫得聞也

養病傲士

東漢書高彪傳彪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

融書曰承服風聞從來有年風聞風狀今聞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其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龍也

不圓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病傲士故其宜也融

省書慙追謝運

閑衣冠士

隋書裴蘊傳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與寧令蘊以其父在

之彪逝而不顧

使飲飛鳥之非取飛鳥為名噴說夫之。陔音次。**張皓推士** 兩漢家求張皓字叔明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

達天下稱其推士。**謝安論士** 晉書褚爽傳爽字弘茂小字期生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

論士矣。**亭長斬士** 容齋續筆漢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符曰

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玉色斥士以謝。**梁欲得晉士** 五代後晉李襲吉傳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因欲與梁通和使襲

吉為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奉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

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

于**廟神周貧士** 夷堅志衡州安仁縣新渡石公廟素靈至元庚寅秋有士人趨旅邸下及寓宿于石公祠

下遂禱於神云旅中困乏真神指迷神予之夢曰湖北有巨商見在本縣城中足瘡苦甚已出五百十求醫而醫者盡其伎不能效汝往與醫士人

永樂大典卷萬字四百三十一

三十一

云某素不善醫奈何神曰此商嘗乘船在吾廟前對吾廟尿吾怒之令小鬼以針刺其脛故爾汝以吾殿上香爐灰與擦其瘡即愈若如所酬儘可

為旅費却望隱吾言不然汝所得隨從而吾之香火亦不墜矣士人俟天明前往彼處如其言用之巨商之瘡隨愈而士人所得如數巨商因此與

士人為刎頸交一日叩其得醫藥之因士人遂直言其所以巨商不平遂於城隍廟拜許水陸齋十筵以訟石公至四筵石公又托夢與士人言當

初憫汝之貧故以見告而周急已嘗戒祝母泄今又言之我亦遭禍而汝所得亦喪設齋至第五筵雷轟其廟而焚之而士人亦病瘳焉

興文杖士 夷堅志南昌李知縣遷先聖殿於縣南昇夫子像而不能動縱人多亦如之有一士人在側曰夫是之謂

仲尼李宰怒正色責之至夜士人忽夢被二黃衣使攝至一所有小殿廡扁額曰興文少頃一人坐中曰汝為士人請先聖之書豈當戲言侮慢先

聖命左右決杖二十勒罷為儒及覺如癡自後不識一字今世之人好引聖語之言為戲亦當以為戒。**猿請醫士**

夷堅志商州醫者負篋行醫一日昏黑為數人擒去如飛醫者大呼求援鄉人羣聚而不可奪所擒之人懸屋絕險醫者捫其身皆毛行數里到石

室中見一老猿卧於石榻之上。侍立數婦人皆有姿色。一婦謂醫曰。將軍腹痛。醫者覺其傷食。遂以消食藥一服與之。以服。老猿即能起坐。且囑婦人以一帕與之。令數人送其回歸。抵家視之。盡黃白也。次日持賣。有人認為其家之物。欲買之。官醫者直述其由。盡以其物還之。其事方釋。忽一夕。數人又來請其去。見猿有愧色。其婦人又與一帕。且謂得之頗遠。貴之無妨。醫者持歸。遂至大富。

士之高致 西漢書蕭望之傳。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鄭朋奉詔。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東公諱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

士之高致也。**士不兼官** 慎子威德篇。古者士不兼官。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士氣**

不振 宋名臣言行錄。張九成在南安。或問曰。近日士大夫氣味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公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挫抑

之則此氣亦索。**士不可驕** 通鑑外紀。周公問伯禽於其傅。對曰。其為人德乎。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無教之。以魯國驕人。仰林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

尹士 人名。孟子公孫丑。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注尹士。齊人也。

高力士 人名。南郡新書。柳芳上元中為史臣。得罪。策逐

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為芳言禁中事。芳因論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後著唐律。此書不復出。

青士 竹名。雲仙雜記。樊宗師園記。楨曰。蒼官。竹曰青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高書

學士臣胡上蒙

分校官元為臣林煥

寫書官中書臣闕銳

國監立臣馬承志

臣於歌